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注疏卷四上下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三十八

孟子注疏卷四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公孫丑章句下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上篇為此卷也此卷凡十四章一章言民和為二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三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四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五章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六章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七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八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九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十章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十一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十二

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十三章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十四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此十四章合上篇卷是公孫丑有二十三章矣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

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草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注有堅强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注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恵也不馮兵革之威仗其道德而巳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

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注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音義王相並去聲樂音洛下樂道樂義同

不下丁去聲後注下士同馮皮冰切寡助之至或作主畔張云叛同疏正義曰此章言民和為貴也孟子曰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至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者孟子言其用兵之要也謂古之用兵者莫不布策挾

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說星候氣以察吉凶以明利害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內有三里之城外有七里之郭

以為之禦雖環轉而攻之則莫能勝焉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鑿池深之使其不可踰築城高之使其不可攻又

以甲兵之堅利米粟之多積是地利亦有得矣然而上下異政君民異心不能効死以守至皆委却而去之是

地利又不如人和也孟子於前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乃設此文於後而解其言也故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至是地利不如人和而已矣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至戰必勝矣者此又孟子復言而詳說之也故曰所居之民不在以封疆之為界欲牢固其國又不在以山谿之為險威震天下又不在以兵甲之為堅利以其得道之君則人多助之失道之君則人寡助之而已孟子所以言此者蓋謂但在得其道不在於封疆山谿兵甲之為矣故復言人有寡助之至極者則親戚離畔之親戚離畔者戰必不勝而敗績有多助之至者則天下皆順從之以天下之所順從而攻伐其親戚所離畔者故君子在有不戰而已如戰則必勝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正義曰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為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為干干支所以

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儿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之執同律之類是也注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正義曰案左傳魯閔公二年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焉能戰是其文也注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正義曰此蓋經之文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注孟子雖仕

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
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
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來朝
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
否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注孟子不悅王之欲使
朝故稱其有疾而拒之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
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注東郭氏齊大夫
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為不可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

何不弔注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弔

王使人問疾醫来注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来且問

疾也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注孟仲子孟子

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

禮云有負薪之憂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

朝注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必當造朝也不

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注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

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具以語景丑氏耳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注景子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注曰惡者深嗟嘆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絶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我

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注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注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曰豈謂是與

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注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呼召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常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注三者天下

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注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興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注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

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注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絶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勑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注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已也是以不往而朝見於齊王也音義惡寒烏路切造朝七倒切下同之從才用切數人要丁上色主切下音邀曰惡音烏注及下惡得曰惡惡知皆同宜與丁音餘下是

與死與言與伐與殺與之與過與皆同此宜與亦如字慊曰蕈切長民張丈切注及下長者同好呼報切下同

疏正義曰此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者也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至得見乎者言孟子自將欲朝見王未及行而齊王欲見之乃先使人來曰寡人如往而就孟子所館處相見以其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以來朝見而我將視其来朝不知可使寡人因此而得見孟子否乎此皆齊王使人而言也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者王之使人既以見孟子而導王之言孟子乃荅王之使人亦曰我之不幸而有其疾不能趍造而朝見王以其孟子不喜王欲使来朝故云有疾以拒之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者言孟子自辭王以為疾不能造朝之明日乃出弔問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其弟子公孫丑問孟子曰昨日辭王之使以為疾不能造朝而今日以出弔問於東郭

氏或者以為不可出弔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昨日有疾今日已差愈如之何為不可弔孟子於是往弔之王使人問疾醫来者王見使人回報以謂孟子有疾乃謂實有疾遂遣人問疾醫者来問其疾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者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孟仲子時見王使人問疾醫来至而孟子已往弔於東郭氏乃權其言而答問疾醫者曰昨日有王命来使孟子朝孟子辭之以其有采薪之憂小疾不能趨造而朝王今日病以小愈已趨造於王朝我不知于今能至於王朝否乎以為未曾至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者孟仲子恐孟子歸以為失言乃使數人而求告孟子於路曰請必無歸而趨造於王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者孟子見孟仲子使數人要於路乃見廹於仲子之言遂不得已而往齊大夫景丑氏之家宿焉以其心不欲朝王故

往景丑氏家宿而已景子曰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者景丑見孟子不造朝而乃止其家宿焉於是曰在閨門之内則有父子之親出而邦國之外則有君臣之義此人之大倫而不可沮也父子則存乎慈孝之恩君臣則存乎恭敬之義今丑每見王之敬重乎子也而未嘗見子之所以能尊敬於王也曰惡是何言也至莫大乎是者孟子答景丑言乃嘆息言是何言而責我也齊人皆無以仁義之道與王言者豈以仁義之道為不美也其齊人心已謂是王何足與言仁義之道也言爾之不尊敬於王莫大乎此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者孟子言我非是堯舜二帝之道則不敢鋪陳於王之前故齊人未有如我如此之敬王也所謂堯舜之道即仁義之道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至若不相似然者景丑言否我不謂不陳堯舜之道也以其禮云父召

而子無諾而不至君有命召不坐待駕今子固將欲自朝於王而聞王命以遂不果行是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以其有逆此禮也曰豈謂是歟曽子曰晉楚之富至是或一道也者孟子又言於景丑曰我豈謂是君臣呼名之間乎以其曽子言晉楚二國之富人不可及也然彼既以其富我但存吾之仁彼既有其爵而我但存吾之義我何慊不足於彼乎哉夫晉楚之富豈為不義然於曽子言是止於一道而言之也一於道而言之則曽子所以但言吾仁吾義而不慊於晉楚之富與其爵也蓋謂晉楚於富者以其不過有所施而已然我之仁固足以有施矣晉楚貴於爵者以其足以有制而已然我之義固足以有制矣然則富之與爵而仁義得以并而有焉耳此曽子所以一於仁義之道而晉楚富貴不足以為富貴也孟子所以執此而語景子者意欲以比齊王之有富貴亦晉楚之富貴不足為富貴也而我猶曽子但以仁義敵之何有不足於齊王哉此所以不欲朝

王之意也天下有達尊三至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者達通也孟子又言天下有達尊者有三爵一齒一德一是也自朝廷之間莫如以爵為之尊自鄉黨之間莫如以齒為之尊自輔治其世長養其民莫如以德為之尊以其朝廷貴貴在爵故以爵為朝廷之所尊鄉黨長長在齒故以齒為鄉黨之所尊賢者有德故以之輔世長民而佐佑之則天下待之而後治以之長民則天下之民待之而後安故以德為輔世長民之所尊今齊王但有其爵而安可止以一而慢去其齒德二者哉此孟子所以言齊王不能尊有德之士故於景子而云然也故將大有為之君至而況不為管仲者乎者孟子又言故將大有興為之君必有所不可命召之臣凡欲有所謀計則就而謀以其不敢召也其尊德樂道不如此有謀則就而不占是不足有大興為也故湯王之於伊尹乃就而師之然後方敢得而為臣故湯王自七十里而有天下但不待勞而為之王者齊桓公之於管仲乃就而師

之然後方敢得而為臣故桓公亦不勞而為諸侯之朝者今天下於齊國其地亦有類於湯桓其德又與湯桓齊等其未能有相加尚者無他事焉但湯桓好受臣其所教而齊王不好臣其所受教也夫以湯王之於伊尹齊桓之於管仲則不敢召而見之管仲霸者之佐且猶尚不可召見之而況我不為管仲者乎此孟子所以見齊王之召已是以不往而見也注云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正義曰東郭者齊國之東地號為東郭也經云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則東郭是齊國之東地也氏者未詳其人注曰齊大夫家也以理推之孟子之所以弔問者必齊之賢大夫也如非大夫之等孟子亦何由而弔之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正義曰未詳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注景丑氏齊大夫亦未詳其人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

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注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一鎰是為二十四兩也故云兼金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注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注

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餽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為不受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注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恵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財見取之乎是其禮當其可也音義餽音饋後皆倣此賮因刃切為兵于偽切下必為之為王為其所以為為我為孟下為子為皆同鬻本或作育音同有處昌呂切下同焉有於虔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

兼金不顧也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至必居一於此矣者陳臻孟子弟子也問孟子前日於齊王之所而齊王餽賜兼金百鎰而不受於宋國但餽以七十鎰而受之於薛國餽以五十鎰而受之如謂前日在齊不受百鎰是則今日之受宋七十鎰受薛五十鎰為非也如今日之受宋七十鎰受薛五十鎰為是則前日在齊不受一百鎰為非也夫子於此三者之間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至而可以貨取乎者孟子荅弟子陳臻以為此三者之間受與不受之所皆是也無有非也言我在宋之時以其我將有遠行行者必以有贐故餽之者乃為之辭曰餽贐我何為不受是所以受之也而不為非也贐送行者之賄也我當在薛之時我有戒不虞之心以其時人欲害孟子也餽之者乃為之辭曰聞孟子有戒欲以此金餽之可為兵備之用也如此我何為不受是所以受之也若於齊之時其以無事於我未有所處於我未有所處而餽我以金是以

貨財見取於我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之乎是所以於齊不受百鎰亦為是也云有處未有處者如宋以遠行乃以贐為餽於薛有戒乃以兵為餽是皆若有處以餽之也於齊亦無遠行亦無戒備餽之者亦無以辭處之而餽於我亦無有辭處而受之故也注云陳臻孟子弟子至二十四兩〇正義曰云弟子者蓋時有所問於孟子者即知為弟子也如非弟子又安得有問於孟子云二十四兩為鎰案國語有云二十四兩為鎰又鄭注之文亦然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注平陸齊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

以昭果毅曰不待三注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注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注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注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

不致為臣而去乎何為立視民之死也曰此則距心之罪也注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為罪者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注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為王言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已故受其罪也音義去起呂切其行之行胡郎切錢千丁蟣祈二音賑丁音振

疏正義曰此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也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者孟子往齊平陸之邑謂其邑之大夫曰子之持戟之戰士一日三次失其行伍則殺之

否乎曰不待三者邑大夫答孟子以為不待三次失行伍也言一次失行伍則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者凶年饑歲子之邑民老羸弱者皆轉乎溝壑壯健者皆散而奔往於四方者幾近於一千人矣此孟子首以持戟之士失伍比之故終以此諷之故也蓋軍法以五人為伍而以下士一人為之長則持戟之士伍長之士也所以保衛其伍者也不能保衛其伍故一日三失伍此不稱其職也如齊之平陸大夫所以保衛其邑之民不能保衛其邑之民故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其亦不稱職也孟子故以此喻而終歸諷之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者距心齊大夫之名也距心言是其齊王行政故不肯發倉廩而賑救其民非我所得而專為者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者孟子又以此比喻而歸諷之也言

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牧養者則必於牛羊之主求其牧養之芻草矣求牧養與芻草而不得則歸反還於其主乎抑亦但立視牛羊之死而不為求牧與芻草歟故以比喻而諷問之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者距心因孟子以此比喻乃自知以不去位為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臣者臣知五人焉至此則寡人之罪也者言他日孟子自見於王曰王之治都之臣者臣知五人焉然於此五人之中能知其有罪者惟孔距心故為王言誦之孔距心之姓也王亦自知治都之臣有其罪者以其本皆自於巳故云此則寡人之罪也注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正義曰周禮云都鄙鄭注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弟子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者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

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注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無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蚳鼃辭外邑大夫請為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歟以感責之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注三諫不用致仕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注齊人論者譏孟子為蚳鼃謀使之諫不用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不用而不去故曰我

不見其自為謀者公都子以告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注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綽裕皆寬也

音義蚳音遲鼃丁烏花切張烏媧切先後丁云並去聲不中張仲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執職者劣藉道

者優也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至未可以言與者孟子謂齊大夫蚳鼃曰子之辭去其靈丘之邑而請為王治獄之官以近王得諫其刑罰不中者今既已數月矣而不言是其未可以言歟否故以此責而感之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者於是蚳鼃諫於王而王不用其諫乃致其臣而去之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者齊國之人見孟子謂蚳鼃乃言曰孟子所以為蚳鼃使之諫不納用而去之則善矣美矣其所以自為其已之諫不見納用而不去則我不知也以言其為蚳鼃謀使之去而不知自去之故也公都子以告者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公都子見齊國之人有此言乃以此言告於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者孟子答公都子以為我嘗聞之有居官守職者不得其職而守之則去之而致仕有言責諫諍之任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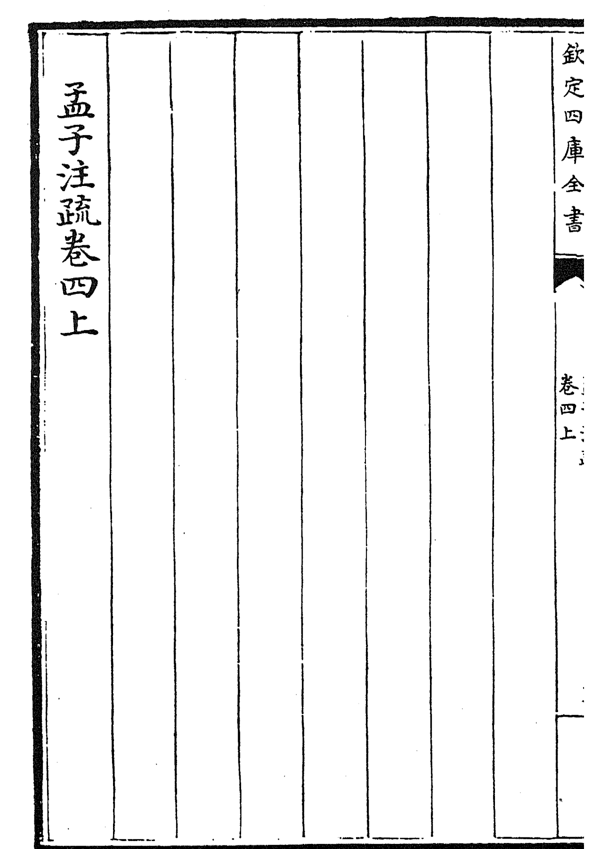
得其言而諫正其君則亦去而致仕今我無官職之所守又無言責而諫諍則我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哉綽綽皆寛裕也注蚔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至罪麗於民○正義曰蚔鼃於他經傳未詳其人靈丘者案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是也云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者今案其文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鄭注云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書則甘誓大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注孟子嘗為齊卿出弔於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

驩為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齊後為右師孟子不悦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注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注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音義蓋古盍切驩音歡使所吏切相比毗志切亦如字曰夫之夫音扶注夫人同

疏正義曰此章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也孟子為卿於齊出

弔於滕至未嘗與言行事也者言孟子嘗為卿相於齊時自齊國出弔於滕國之君齊王使齊之下邑大夫名曰王驩者為之輔行輔行言其為副使也王驩旦夕見孟子及反歸自齊滕之道路而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問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言齊王卿相之位不為卑小矣自齊至滕其相去之路又不為近矣然而自滕反歸齊其於道路之中未嘗與王驩言行治之事是如之何也以其公孫丑有怪孟子不與王驩言故問之以此耳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夫王驩既以嘗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以其王驩自專為善不諮訪人故孟子所以未嘗與之言也注王驩後為右師〇正義曰此蓋推經於離婁篇有云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是知王驩後為右師也王驩姓王名驩字子敖又云至於公行之喪以其禮解之者蓋亦經之文也


孟子注疏卷四上

孟子注疏卷四上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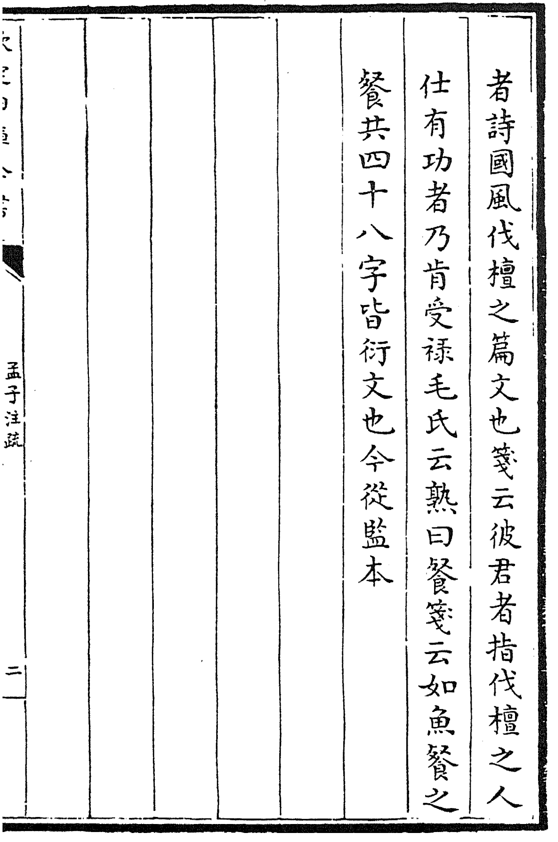
天時章疏末注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正義曰此蓋經之文○注中無此文

孟子將朝王章昔者有王命節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也○臣齊燾按陸璣詩經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毛氏詩傳維天之命章引孟仲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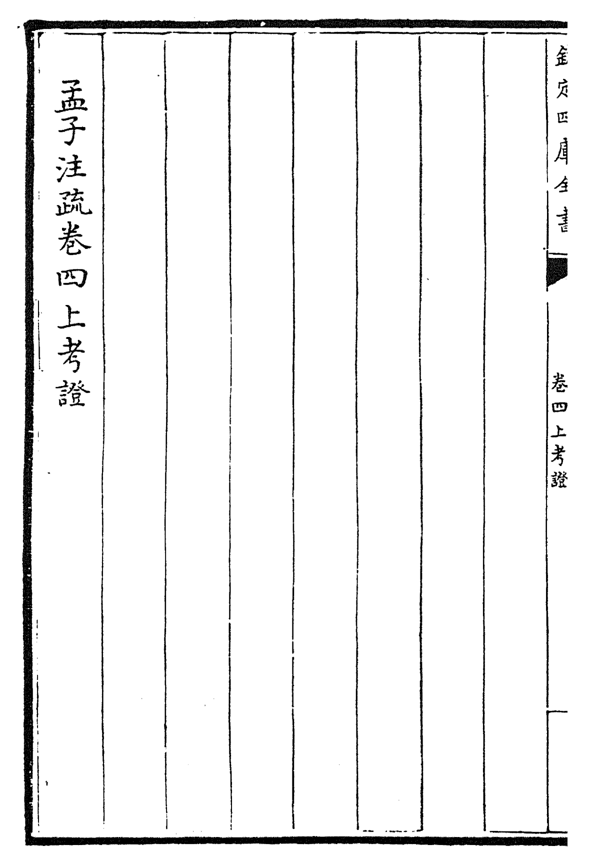
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閟宫章引孟仲子曰是禖宫也詩經正義引趙氏注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説然則孟仲子别有書而今不傳也

孟子謂蚳鼃章所以為蚳鼃節注孟子為蚳鼃謀○謀監本訛諫今改政

疏末糾慝未有聞焉下閣本有云彼君子不素餐兮



者詩國風伐檀之篇文也箋云彼君者指伐檀之人仕有功者乃肯受祿毛氏云熟曰餐箋云如魚餐之餐共四十八字皆衍文也今從監本



孟子注疏卷四上考證

孟子注疏卷四下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注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

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注孟子言古者棺椁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来棺厚七寸椁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為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

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為獨不然不然者言其不如是也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注恔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注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

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也已音義稱尺證切璻山洽切辟音避度而之度大各切不可稱之稱丁如字且比丁音庇及也校音效方言云快也丁音皎說文云憭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也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者言孟子仕於齊國喪其母乃歸葬於魯國既葬又反於齊下嬴邑而止焉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者充虞孟子弟子也言孟子止於嬴邑弟子充虞請見於孟子曰前日孟子喪母之時孟子不知虞之不肖乃使虞敦匠厚作其棺以其是時喪事嚴急故虞不敢請問孟子今孟子既葬而反顧竊得而請問也木若以美然此充虞請問以此也其問孟子為棺椁之木若以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

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至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者此皆孟子荅充虞而言也言上古之人棺椁厚薄無尺寸之度自中古以来棺厚七寸以椁相稱之自天子通於庶人皆然非謂直為人觀美好也然後乃為盡於人心也以其不得其厚用之則不可以為悅於心也既得以此厚用之而財物無以供贍其度亦不可以為悅於心如得之以此厚用又有財物以供其度古之人皆用之以厚葬其親也我何為而獨不如是也且棺椁敦厚比親體之變化無使其土壤親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無快乎恔快也以其人子之心如此得厚葬其親乃快然而弗恨也我聞之君子者不以天下所得用者而儉薄其親也注嬴齊南邑○正義曰案魯桓公三年左傳杜預注云嬴齊邑今泰山嬴縣是也注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正義曰案禮記檀弓云周人牆置翣鄭注云牆柳衣也凡此皆後王之制又案阮氏圖云柳柳車也四輪一輴車

長丈二尺高五尺案喪大記云君飾棺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龍翣二禮器云天子八翣大夫四翣又鄭注喪大記引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以障既窆樹於壙中障柩也注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正義曰經於滕文之篇亦引為曾子言也已說在前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注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

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注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齊人伐燕注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注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注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

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注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矣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注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為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

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為勸
齊國伐燕國乎音義沈張音審或作沉誤正義曰此
噲若壞切燕易王子疏章言誅不
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者也沈
同齊之大臣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
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者子噲燕王名
也子之燕相之名也言沈同非王命以其私情自問孟
子曰燕王可伐之與孟子答之以為可伐之也蓋以燕
王不得天子之命而擅與其國於子之子之亦不得天
子之命而私受燕國於子噲故其專擅如此可以伐之
也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
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
是者此皆孟子設此譬喻燕之罪而可伐者也吾子謂
沈同也言今有為之仕於此齊國而子喜悅其為人乃
不告於王而私自與之吾子之祿爵夫為之士者又無

王之所命而私自受爵禄於子則可乎否乎今燕王所以為可伐之罪何以有異於此齊人伐燕者以其沈同問以孟子之言為燕可伐於是歸勸齊王而伐之或問勸齊伐燕有諸者言有人或問於孟子以為孟子勸齊伐燕是有勸之之言否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者孟子答或人以謂我未嘗勸王也以其沈同問我謂燕可伐之與我應之曰可彼以為是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者孟子又答之或人言彼如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應之曰為天吏天所使者則可以伐之矣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至何為勸之哉者孟子又以此言而比喻齊之伐燕也言今有殺人者或問我曰人可以殺之與我將應之曰可以殺之彼如復問誰可以殺之我則將應之曰為士師主獄之官則可以殺之矣今以齊國之政亦若燕之政是皆有燕之罪以燕伐燕我何為勸齊王以伐燕乎以其燕雖有其罪

亦當王者則可以誅之耳注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
〇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子燕噲立噲
立齊人殺蘓秦蘓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燕噲三
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
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
何也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遺蘓代
百金乃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之謂堯賢者讓天
下於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
以燕國讓子之子之亦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
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於是南面行王事而噲老
不聽政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孟軻
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齊王因令章
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燕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凡此
是其事也注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〇正義曰此蓋論
語季氏孔子之言也言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
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禮作樂賜弓矢然後

專征伐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注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為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注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為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

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注賈欲以此說孟子也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注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注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注賈問有之否乎曰然注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注賈問之也曰不知也注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注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注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必

不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之此過謬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注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勑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為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音義監古咸切更古衡切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者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者言燕人皆離畔不肯歸齊王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未嘗勸王伐燕燕今果不能得燕乃曰我甚慙恥而見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者陳賈齊國之大夫也言於齊王以為無用憂患慙於孟子也且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乎賈欲以此解王故問之以此王曰惡是何言也者齊王乃歎曰此是何言也周公大聖人安可得而及之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者言陳賈謂周公使管叔為三監於殷管叔乃背畔於殷周公知管叔有背畔之心而復使為監是周公不仁也周公不知管叔將有背畔之心而使之為監是周公之不智也仁與智而周公大聖人也尚未之能盡而況於齊王乎賈今請以此見孟子為王解

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遂見孟子果以此説問於孟子以為周公是何等人也曰古之大聖人也孟子答之以為周公是古之大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賈又問孟子以謂周公使管叔為監於殷管叔以殷而背畔之有之否乎曰然孟子答之以是有之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又問之以謂周公知管叔將欲背畔故使之為監與曰不知也孟子答之以為周公不知管叔將背畔然則聖人且有過與賈又問之如是則周公為古之大聖人尚且有過謬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能知其將有畔之心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而使為監管叔念是周公兄也故亦望之是則周公有是之過謬不亦宜之也以親親之故不得不然耳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至今之君子又從為之辭者孟子又言古之君子如周公雖有此過然而乃能誅三監作大誥以明勑庶國則周公故能改之也今

之君子非真君子有過則順而不改古之君子其有過也如日月之蝕焉民皆得知而見之及其更也民皆得而仰望之今之君子豈徒順其過而不改又且從其有過復作言辭以文飾其過耳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欲譏陳賈不能匡正齊王之過又從為此周公管叔之辭順其王之過而文之也注燕人畔王聞孟子與沈同言

○正義曰此蓋前段案史記世家言之詳矣注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正義曰案尚書大誥篇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孔安國云三監管蔡商是也言作大誥以誥天下又案史記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

孟子致為臣而歸注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注謂未来仕齊也遥聞孟子之

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注来就為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今又棄寡人而歸注今致為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注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注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来謀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注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而為

孟子築室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禄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注陳子孟子弟子陳臻也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注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禄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禄以大道

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所以有是云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注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注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禄人亦誰不欲富

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注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左右占視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者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

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征也音義龍斷趙云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丁云案龍與隆聲相近隆高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壟堁丁云廣雅音課開元文字音塊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也孟子致為臣而歸是孟子辭齊卿而歸處於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至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是齊王見孟子辭齊卿而歸於室乃就孟子之室而見孟子曰前日未仕齊時聞孟子之賢願見之而不能得見後得侍於我而為之卿遂得同朝相見故甚喜之今乃又棄去寡人而歸處於室我不知可以繼今日之後而使寡人得相見否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日之後當自

来就見故云不敢請見固我心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至盍為我言之時子齊王之臣也言自見孟子已往他日齊王又謂其臣時子曰我今欲以中國授孟子為築其室教養一國之子弟故賜予以萬鍾之禄使其諸大夫與一國之人皆有所敬法時子何不為我以此言說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陳臻也是孟子弟子也時子於是因陳臻而以齊王之言使陳臻告於孟子也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至是為欲富乎是陳子乃以時子所告齊王之言而告於孟子孟子乃答之曰然如是也夫時子又安知其有不可也如使我欲富其禄我以辭去十萬之禄而受其萬是以為我欲其富乎云乎者是不為欲富也孟子欲以此言距時子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季孫子叔二子皆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遂時子之言而心尚欲孟子就之故但言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疑之亦以為可就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

卿至有私龍斷焉者孟子又言齊王使已為政之道既已不得用則我亦以辭之而止於其室矣又欲以弟子之教而使我為卿以與我萬鍾之禄人亦誰不欲其富貴乎然以此者是亦猶獨於富貴之中私登龍斷之類也以其恥之所以言然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至自此賤丈夫始矣者孟子又言古之所以為市也以其有無相貿易耳有司者但治其爭訟而不征稅也有賤丈夫則必求丘龍堁斷之高者而登之以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以為賤丈夫焉故後世亦從而征取其市中之稅以其所以征商之稅於後世者亦自此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為之始矣故曰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周禮有司關司市是有司者也注云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征〇正義曰此蓋前篇說之詳矣此不復說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注晝齊西南近邑

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
追送見之欲為王留孟子行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注
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
而卧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
請勿復敢見矣注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来言夫
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絶也曰坐我明
語子注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昔者魯繆公無
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栁申詳無人乎繆公

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注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為政然則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矣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注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為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絶我乎又我絶子乎何為而慍恨

也

音義 隐几於蘄切據也齊宿之齊側皆切字亦作齋語魚據切繆音穆慍於問切

疏 正義曰此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知道之所以乖也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晝齊之近邑也言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而宿齊人見之有欲為王留行者也坐而言不應隐几而卧言為王留行者危坐而説留孟子之行孟子乃隐倚其几但卧而不應答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客為王留行者也齊敬也宿素也言客見孟子不應答其言但隐几而卧焉遂欲退乃曰弟子素齊敬其心而後方敢言留夫子之行夫子今乃卧而不聽其言自今請絶於此後勿復更敢見夫子矣曰坐我明語子孟子遂止客且坐言我分明言告於子云自昔繆公至長者子絶子乎是皆明告之言也言往日魯國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以導達其意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於魯繆公之側以稱譽其賢則泄柳申詳不能安其身

以其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今孟子所以言此者是謂齊之士不能為王謀安於孟子未去之前遽至出晝然後方為留行此所以隱几卧而不答也齊之留行之士不知以此但以為孟子不應遂不悅而請勿復見如此是留行之士不以安子思而謀安孟子但請勿復見為言以其自絶於孟子矣故孟子所以言子為長者慮而不及於子思是子絶其長者乎是長者絶子乎以其不以安子思而謀安孟子於未去之前是為孟子慮者不及子思特欲為泄柳申詳之所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之以曉其所以隱几而卧不應之意也長者孟子以年已之老自稱為長者也注晝齊西南近邑〇正義曰蓋以鄒在魯而魯又在齊之西南上孟子去齊歸鄒至晝而宿是知晝之地為齊之西南近邑者也故云近邑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玆不悅注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為求祿濡滯淹久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淹久故云士於此事則不悅也高子以告注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

得已也注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注我自謂行速疾矣兾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注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注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

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違則兼善天下也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注我豈若狷狷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為小節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注尹士聞義則服故曰士誠小人也音義舍音捨下舍我同悻悻丁云字當作婞形頂切狠也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悻悻然論語音鏗見於之見丁音現狷古縣切恚一睡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也

孟子去齊者言孟子去齊而歸鄒也尹士語人曰至士則玆不悅尹士齊人也尹士見孟子去齊而宿於晝乃語人曰不知齊王不可以為湯武之王則是孟子蒙昧而不明鑒也知齊王不可為湯武之王然且自鄒至齊而為仕則是孟子干求其祿也今自千里之遠而見齊王不遇不行其道故復去而歸然而三宿而後方出晝而行是何其濡滯淹久也我則以此不悅之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為孟子弟子也高子以此尹士語人之言而告於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至而後宿哉孟子答高子以謂夫尹士者安知我之志哉我千里而見王是我欲行道也不遇於齊王不得行其道故去豈我心之所欲哉我不得已而去之矣我三宿而後出晝邑而行於我心尚以為急速也齊王如能改之使我得行其道則必反留我田耳夫出晝邑至三宿而齊不我追而還齊國我然後浩浩然有歸志也我雖然有浩然歸之之志然而豈肯舍去王哉王猶可足用為之善政王如

用我則豈徒使齊國之民安泰天下之民亦皆安泰矣王庶幾能改而反我我日常望之於王矣我豈若狷狷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為其諫於君而不受則悻悻然心有所怒而見於面容去則極日力而後方止宿哉孟子如此所以云然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孟子言之以此故服其義而言於孟子曰士實小人也以其不能知孟子之志有如此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注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故不悅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

来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注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
五百年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来能
名正於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
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来考驗其時則可有也夫天未
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吾何為不豫哉注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
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

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矣疏正義曰此章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至不尤人言孟子歸鄒弟子充虞於路中問孟子曰夫子若有不悅豫之顏色然前日虞聞夫子有言君子之人凡於事不怨恨於天不見過於人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至吾何為不豫哉孟子答充虞以謂彼時聖賢之所出是其時也此時今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之後必有王者興為於其間亦必有名世大賢者今自周興太王文王以來已有七百有餘歲矣以其年數推之則過於五百年矣以其時考之而其時亦可有也今天自未欲平治天下也如天欲使平治天下則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此孟子所以歸於天命道行與不行皆未嘗有不悅之色也故曰吾何為不豫哉蓋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自謂能當名世之士而時又值不得施爾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注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而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注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為變詭見非太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其祿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注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

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音義宿畱上音秀下音霤疏正義曰此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孟子去齊居休休乃地名也言孟子去齊乃居於休之地蓋齊邑下之地也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公孫丑問孟子曰夫為仕而不受爵祿古之道誠然乎丑以其怪孟子於齊不受祿故以此問之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至非我志也者孟子答之曰我非不受祿也亦非古之道如此也然我於崇之地我得始見於齊王知王不能納善故退而有去之心又其不欲遽變為苟去故於祿有所不受也無他以其道不行不敢無功而受祿也已既去而齊王續以賓師之命而禮貌之故由足為善遂不敢請去是以久留於齊非我之志也但不得已而已矣音義食功丁音嗣

孟子注疏卷四下

孟子注疏卷四下考證

孟子自齊葬於魯○日知録曰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緦麻服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乗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世子哉

注疏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畫者畫三字監

本訛著紫餘三字餘字監本訛晝字俱考禮器改正

沈同以其私問章有仕於此○辨疑云仕當作士傳寫之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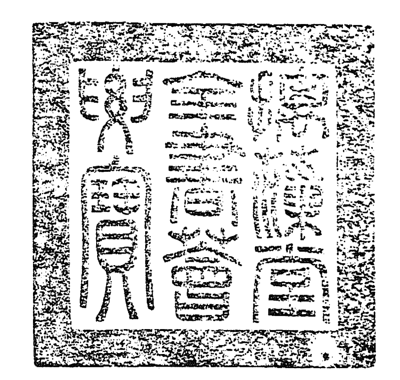
疏此皆孟子設此譬喻燕之罪○燕監本訛王今改正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注晝齊西南近邑也○臣邦綏按朱註晝如字或曰晝當作畫音獲通鑑周赧王三十一年燕伐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

無入史炤曰晝齊西南邑據此則或云當作晝者良是

疏危坐而說留孟子之行○此句下監本衍一言字今從閣本刪

孟子注疏卷四下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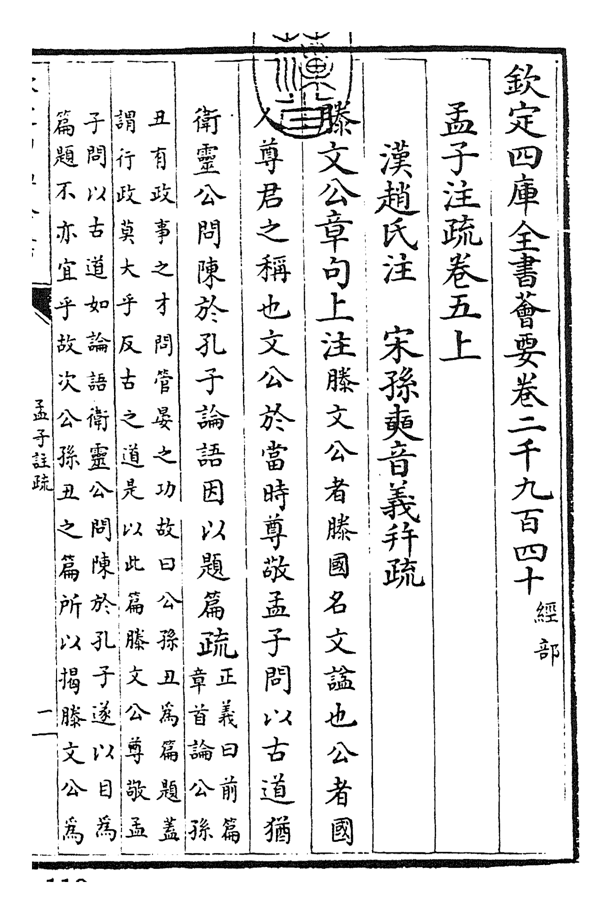
謄録貢生臣左顒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注疏卷五上下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孟子注疏卷五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滕文公章句上注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疏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公孫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故曰公孫丑爲篇題蓋謂行政莫大乎反古之道是以此篇滕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如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遂以目爲篇題不亦宜乎故次公孫丑之篇所以揭滕文公爲

此篇之題也此此篇凡十五章趙注分之遂成上下卷據此上卷凡五章而已一章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二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三章言尊賢師智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勅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四章言神農務本教於世民許行蔽道君臣同耕陳相背師降于幽谷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正之五章言聖人緣情制禮以直正枉其餘十章趙注分為下卷各有叙焉注滕文公至題篇

○正義曰案春秋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乃長滕侯隱公七年杜預注云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滕文公之國即滕侯之後也謚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論語第十五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遂以為之篇題故也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

必稱堯舜注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録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引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故勉世子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注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注世子

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惟有行善耳復何疑邪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注成覸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我亦能為之我何為畏之哉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注言欲有為當若顔淵庶幾成覸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注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

以爲善國注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音義使所吏切麇居筠切從禾直音值復扶又切重直用切下同覸古莧切一音閑瞑眩莫甸切下音縣又作眠眴音同瞑眩憒亂瞑或作瞋即音顛憒古對切又音潰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主當則聖人秉仁行義者也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者世子諸侯適子之稱也言滕文公爲世子之時往楚國而在宋國過見孟子孟子乃與世子文公道其人性皆有善但當行之而已凡有言則必以堯舜爲言蓋堯舜古之受禪之帝其治國

所行之事皆爲後世所法故言必堯舜之事言於世子文公以其欲勉世子文公也文公者後謚世子爲文公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者是世子文公自宋而見孟子之後往至楚國又自楚國反歸復見孟子於宋國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者孟子見世子復見再有所問乃曰世子是疑我言有不盡故復見乎言道之在天下一而已惟當善行焉何必復疑而再欲問邪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者孟子又引往日成覸嘗謂齊景公曰彼之尊貴者即丈夫也我亦丈夫也言即一耳我何爲畏之哉是言我能爲之亦如彼之尊貴矣又何畏顏淵有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亦言其人即一耳但有能爲之者亦若此舜矣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者孟子又以公明儀有曰文王者我師法者也周公豈誣我哉言周公我亦信而師法之耳令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

善國者孟子謂世子言今之滕國之地絕長補短其廣大亦將有五十里也尚可以爲行善之國也五十里者子男之國也故曰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者此蓋今之尚書說命之篇文也孟子引書云若藥之攻人人服之不以瞑眩憒亂則其疾以不愈也所以引此者蓋孟子恐云今滕國絕長補短將有五十里猶可爲善國有致世子之所嫌乃引此而喻之抑亦所謂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之意而觧世子又有以勸勉焉注文公爲世子至勉世子也○正義曰此蓋古紀世本之文也云滕有考公麇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洪與文公相直後世因避諱之故更考公爲定公元公爲文公以其能安民大慮故以定爲謚以其能慈惠愛民故以文爲謚曾有文公定公之號周有文王定王之名其謚雖與滕君同然稱其實蓋不無異焉凡稱公者蓋古者天子有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伯小國稱子男之君亦得稱公者非僭之也以

其國人尊之故稱公而已注云成覸勇果者也公明儀賢者也○正義曰以意推之則成覸之勇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矣人亦未詳禮於檀弓有公明儀而註亦無所說亦以孟子之時事罕有所載學者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注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義曰商書說命篇孔氏傳云開汝心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注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謂大喪也然友之鄒問於孟子注孟子歸在鄒也孟子曰不

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注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

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

矣注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

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諸侯之禮吾未之

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

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注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

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

衰也飦饘粥也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

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注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注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也謂

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注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其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注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

君但盡哀情歠粥不食顔色深墨深甚也墨黒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注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注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内也未有命戒

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注四方諸侯之殯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已音義齊音資疏所居切飦諸延切縗或作衰同音崔饘亦作饘音義與糜同更古衡切好呼報切下好者好聚好施皆同爲于僞切下既爲復爲爲天下親爲非爲皆同歠川說切帥音率

疏正義曰此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滕定公薨者滕文公之父死也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者然友世子之傅也世子謂然友言往日孟子曾與我言於宋國之事於我心至今常存終爲不忘

之也令也不幸至於父母之大故我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其父喪之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者孟子將已自宋歸鄒也然友乃往鄒國問孟子以世子所問之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者孟子荅然友謂不亦善然友以世子所問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至三代共之者孟子以此荅然友之問言曾子謂父母在生之時當以禮奉事之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是其禮也父母死之時當以禮安葬之如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其禮也及祭之禮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是也能如此則可謂之能孝者矣如問其諸侯所行之禮則我未之學也雖然爲未嘗學諸侯之禮我嘗聞知之矣言嘗聞三年父母之喪以齊疏齊衰之服以糜粥之食凡此三年之喪自上至於天子下而達於庶人三代夏商周共行之矣然友反命者然友自鄒得孟子之言乃反歸命告於滕公也定爲三年之喪父兄

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者是世子因然友問孟子歸後乃定爲三年之喪事其滕之同姓與異姓諸臣皆不欲爲三年之喪遂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之先君亦莫之嘗行也今至於子之身而反違之以爲三年之喪不可言其不可反背先君而以自爲三年喪之禮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言之後復引記有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我但有所承受之也不可於己身獨改更爲三年喪耳滕與魯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故云吾宗國魯先君志記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者滕文公既定爲三年之喪禮而父兄百官見之皆不欲爲乃復謂然友曰我所往他日未嘗學問禮但好驅馳走馬試劒事今也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見之皆謂我志不足以行此三年之喪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之禮

子復爲我之鄒問孟子以爲如何當使父兄百官服其心而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者是然友自文公所乃因其命復往鄒國見孟子而問焉孟子曰不可以他求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至是在世子者孟子荅然友爲世子之問言如此則不可更以他事求也惟當以哀戚感之耳故引孔子曰國君之薨其政事皆委冢宰大臣聽行之嗣君者但歠饘粥而不食面之顏色亦變爲甚黑之色即喪位而哀哭之故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是所謂上有所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耳且君子之德如風也小人之德如草也草加之以風必偃伏而從風所趨耳是在世子但以身率之爾凡此皆孟子荅然友爲世子之問而以此復教之矣然友反命世子曰是誠在我者然友自問孟子之後乃以孟子之言反歸告於世子世子於是五月居於喪廬不敢入處故未有命以令人未有戒以號人以其在外思之而不言也百官

族人皆以為知禮能行三年之喪乃曰可謂曰知以其百官族人指文公而言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悦者言及至葬日四方諸侯來弔慰而觀之顔色之戚而形於容哭泣之哀而形於聲於是弔之者皆大悦以喜其有孝行也注定公文公父也○正義曰說在前段已詳矣注曾子傳孔子之言○正義曰案論語孟孫問孝於孔子孔子對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曾子傳孔子之言而云孟子所以引為曾子言矣注滕曾國同姓俱出曾周公之後○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與薛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侯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杜預云薛任姓以此推之則知滕為魯之後與魯同姓也注周禮小史

掌邦國之志至孟子也○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也兩說者其意皆行謂之父兄百官言亦行謂之世子亦行但不逆意則可矣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正義曰案左傳隱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又喪大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是也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注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産之務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注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綯綯絞

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注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爲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爲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注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

施不富矣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注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

相借力助之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注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注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其田尚無所

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税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之也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注盻盻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少轉尸溝壑安可以爲民之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禄賜族者也官

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注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惟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注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

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注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注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注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

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注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注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均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云乃任土地而井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

之處也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注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禄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注褊小謂五十里也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注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

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法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上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

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等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死徙無出鄉注死謂葬死也徙謂受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注同鄉之田共井

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大宰曰八
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惡也疾病相扶持扶
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和睦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注方一里
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
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
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

人之事所以别於士伍者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
則在君與子矣注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而加
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音義督丁
音促茅張云或作茁誤也索綯桑洛切下音桃亟丁云
音棘乘登也間音閑辟音僻後放辟同侈張云諸本作
移誤也罔張云或作司誤也徹直列切禪音擅數色主
切有易之易丁以豉切下及後章不易同樂音洛捐與
專切盻說文五禮切恨視也亦四莧切丁作肹許乙切
養餘亮切下莫養奉養皆同稱貸並如字惡在音烏安
也後章惡得惡能皆同養食之食音嗣任音壬雨于付
切校音效下同射神夜切去起呂切汙烏路切又音烏
長爭之長張丈切紲音黜萊音來草田曰萊夫圭田丁
云夫如字謂餘夫也鄭康成注禮記訓夫爲治也磽若

交切別彼列切下有別同疏正義曰此章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勅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滕文公問爲國者滕文公問孟子治國之道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者孟子答文公言治國之道惟民事當急而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者此蓋詩之豳風七月之篇文也言民事於日中則取茅夜中以索綯絞索也晝日中也宵夜中也及爾閒暇之時則亟疾乘蓋其野外之屋春事始興以爲播百穀爲也以其民事當無休已孟子所以引此而教之文公也亦欲文公教民如此者焉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者此義同前篇此所以復言之者以其前篇孟子爲齊宣陳之也此篇蓋因文公爲治國之道故孟子復此爲荅遂兩載焉此更不說是故賢君制民必恭儉禮下取民有

制者言古之賢君必身行恭儉恭則不侮人儉則不奪人非特不侮人不奪人且又禮下接於賢人其取民之賦又有什一之制什一蓋十分則取一而已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者陽虎魯季氏之家臣也孟子言陽虎有云凡為富者則常聚民之財賄為已所有故不仁凡為仁者以其常務博施濟衆故不能富矣孟子今引之而教文公者蓋欲使得其中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者言夏后氏之時民耕五十畝田其於貢上之賦但五畝而已是夏后氏五十而貢也殷人之時民耕七十畝田其助公家則七畝而已是殷人七十而助也周人之時民耕百畝其徹取之賦則十而已是周人百畝而徹也總而論之其實皆什一之賦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此孟子自解之義也徹猶徹取助但借民力而耕之矣故藉借也夏后氏與殷人周人之稱不同者蓋禹之受禪以繼舜有天下故夏稱后后君也殷

周以征伐順人心而有天下故云人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龍子蓋古之賢人也孟子言龍子有云治土地之賦莫善於助者也莫不善於貢也以其助則借民力而耕之其所出在歲之所熟如何耳貢者以其檢校數歲之中以爲有常之例也其歲之所熟則貢之數亦然歲之荒則貢之數亦然蓋以歲荒則有損於民也故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者此亦孟子自解其上文之旨也言豐樂之歲其粒米狼藉饒多雖多取之而不爲暴虐則以寡取之凶荒之年糞其田尚不足則以取滿其常數焉是則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之意也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言人君爲下民之父母使民盻盻相顧將至終歲勤苦勞動不得以贍養其父母人君在上又更稱貸而益

之以滿其常數之貢致使老少羸弱飢餓而轉尸於溝壑之中如此安更可在上爲下民父母也言其不足以爲民父母矣以其爲民父母當子養其民不當如此故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孟子言令夫滕國於世祿固已知行之矣但亦當憐憫民之老少與其勤勞者也世祿者以其有功德之臣則世祿之賜其土地也謂其子雖未任居官得食其父之祿亦必有土地祿之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者此詩蓋小雅大田之篇文也惟助至助也孟子又自言之因詩而解周之亦助也其詩蓋謂民樂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及公田次及我等私田也孟子緣此而觀之遂知雖周百畝而徹取之賦其亦有助之制焉以其惟行助則爲有公田如貢徹則非有公田矣孟子於此所以復辨其周之亦有助法而取民之賦蓋謂其莫善於助之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者此孟子亦欲文公富而教之之意也言又不特止於制民之賦而已既

制其祿又當開設爲之庠序學校以教之矣故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至是爲王者師也者此孟子欲詳說其庠序學校之意也言庠者所以養老者於此者也校者所以教禮義於此者也序者所以講射於此而行尊卑揖遜之禮者也夏之時謂之校殷之時謂之序周之時謂之庠然而爲學則三代皆共之皆所以於此而明人倫之序大倫既備明於上小民既親之於其下如有王者興起而用之必來取法於此是爲王者之師也孟子所以區區爲滕文公言及此又欲文公由此化民成俗故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者詩云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其詩周雖自后稷以來但爲之舊邦其受王命復脩治而維新之是文王之謂也孟子言文公但能力行如此而脩治亦以新子之國矣以其欲以此勉文公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畢戰滕文公之臣也滕文公自問爲國之道孟子告之民事貢賦勑禮義之意

其後又使其臣畢戰問孟子以井地之制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禄不平者自此至在君與子矣皆孟子答畢戰問井地之制也孟子言子之君將欲行其仁政選擇而使子來問以井地之制子必當勉力與民同行之耳夫仁政必自經界爲始如經界不能正之則井地由此不均齊井地不均則穀禄亦不平矣穀所以爲禄故云穀禄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至定也者孟子言此故暴虐之君汙濫之吏必慢其經界所以告之以此者孟子欲滕君不爲暴君畢戰不爲汙吏也故如是云然經界既以正則田由此而分平禄由是而得制是其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之也以言其易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言今夫滕國土壤之地褊小即止於五十里然將爲之君子人焉爲之野人焉以其無君子則莫能治其野人無野人則莫能養其君

子孟子所以言此者蓋以滕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足
以爲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至若夫
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者此皆孟子欲滕國爲善政故
以是請教之也今言請於郊野行井田之制以九一而
助佐公田爲之賦國中廛園以什一之法使貢自賦之
以其十中取一也古者自卿以下皆有其圭田謂之圭
田者所以名其潔而供祭祀之田也言自卿以下皆受
此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以其一家一人受田其
餘老少尚有餘力者亦受此圭田二十五畝而已死徙
無出鄉以其死葬易居無出其本鄉耳鄉田同井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以其爲同鄉
之田共井之家者凡有出入皆相交友爲伴所以同其
心也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
得以投隙來疾病則相扶持其羸弱而救其困急則百
姓於是相親和睦矣方里而井以其方一里之地爲之
井田九百畝以其一井之田有九百畝其中爲公田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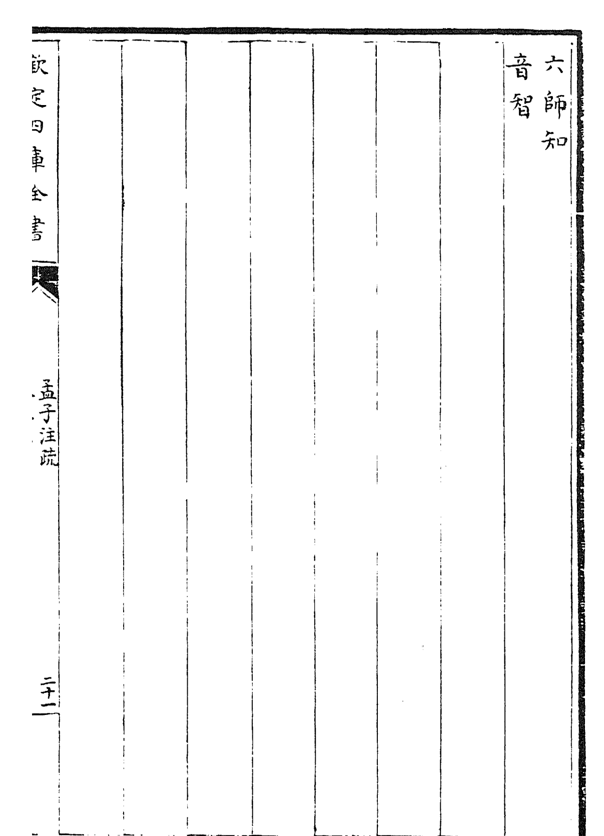
其九百畝於井中抽百畝爲公田之苗稼八家皆私百畝以八口之家皆受八百畝以爲己之私田苗稼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以其八口之家同共耕養其公田及至公田之事了畢然後耕治己之私田以爲之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所以爲野人之事以別於士伍者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孟子言此則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若夫加之以慈惠潤澤之則有在於滕君與子矣子者稱畢戰爲子也注詩邠風七月之篇至無休已○正義曰毛氏云宵夜也綯絞也乘升也箋云爾汝也汝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也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期來年百穀于公社也此詩蓋陳王業之艱難注陽虎魯季氏家臣非賢者也○正義曰案論語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傳云陽貨陽虎也季氏之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是則姓陽名虎字貨也孔子不見所以知其非賢故也注詩小雅大田之篇至亦

助也○正義曰此蓋幽王之詩也箋云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注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注洪範彝倫攸敘○正義曰孔安國云彝倫常道也言常道所以大叙也洪大也範道也此箕子陳之於武王者也注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注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正義曰鄭注云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鄭玄云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者有一易者有再易者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注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正義曰

鄭司農云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注周禮云餘夫亦如之王制曰夫圭田無征○正義曰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夫圭田無征者鄭氏云夫猶治也征稅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注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正義曰案大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注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長也長諸侯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教民者也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也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也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也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數亦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厲禁者使其地之民守其財物者此大宰之職有是以掌之也

音義

戮音



六師知音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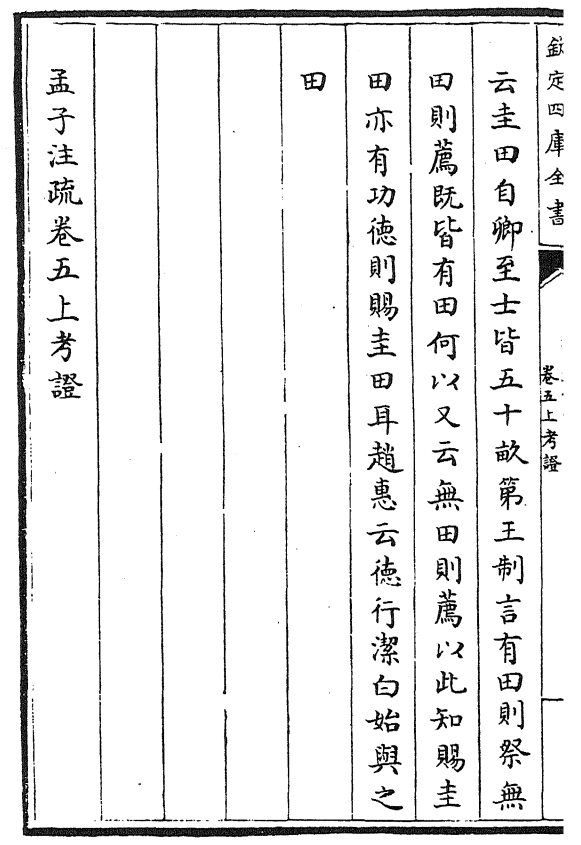
孟子注疏卷五上

孟子注疏卷五上考證

滕文公章句上疏忠信接禮曰文○史記世家云愍民惠禮曰文無忠信接禮句疑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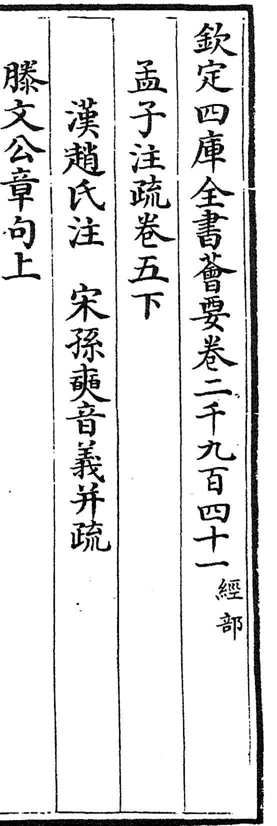
滕文公問爲國章子之君將行仁政節注勿侵鄰國○侵監本訛慢今從閣本改正

必有圭田注圭潔也上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也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潔田也○臣宗楷按鄭樵曰圭田商制也周則士田矣考周官制度



云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第王制言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既皆有田何以又云無田則薦以此知賜圭田亦有功德則賜圭田耳趙惠云德行潔白始與之田

孟子注疏卷五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四十一 經部

孟子注疏卷五下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滕文公章句上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注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許姓行名也治爲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爲氓氓野人也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注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椓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注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注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

雖然未聞道也注陳相言許行以爲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竝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注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竝耕而各自食其力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爲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者也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注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注相曰然

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注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注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枲衣也一曰粗布衣也許子冠乎注孟子問相冠乎曰冠注相曰冠也曰奚冠注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注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注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注孟子曰許子何為不自織素乎曰害於耕注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曰許子以

釜甑爨以鐵耕乎注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犂用之耕否邪曰然注相曰用之自爲之與注孟子曰許子自治鐵陶瓦器邪曰否以粟易之注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注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爲病農夫乎且許子何

爲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宫宅中而用之何爲反與百工交易紛紛而爲之煩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注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注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耕且爲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者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

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注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注勞心君也勞力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者也當

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横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注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土也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注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之火正也烈烈熾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

而焚之故禽獸逃匿而奔走遠竄也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注疏通也瀹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如此寧可得耕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注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植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

也故言民人育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注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爲契之所教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注放勳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德恩惠之

德也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注重喻陳相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敎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注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已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爲已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注爲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尚爲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

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注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注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同其道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

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注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注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

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
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注有若之貌
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
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
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
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白甚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
若之質於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也今也南蠻

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注令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鴃鳥耳鴃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鴃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竝耕傷害道德惡如鴃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於幽谷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注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蠻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注陳相復為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價不相

僞詐不相欺愚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同價故曰市無二價者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注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價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

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哉時許子教人僞者耳安能治其國家者也音義許行之行丁音衡又下孟切下同踵之隴切甿亡庚切與甿同衣褐於既切下同捆丁音閫案許叔重曰捆織也埤倉曰捆緻也從才從木者誤也張作稛音同椓丁音卓擊也從才旁豕陳相丁云去平並通饔音雍飧音孫當身丁去聲粗音麤後注同之與音餘下爲與同舍皆之舍丁音赦止也路丁張竝云路與露同羸力爲切字亦作羸郎果切食人之食音嗣食於人如字氾音泛偪音逼瀹濟漯丁云上音藥中子禮切下他合切作濕誤也泒音孤契音薛放方往切日丁音馹或作日誤勞之來之丁云並去聲不與焉下音豫亦如字倍之丁云義當作偝古字借用耳下子倍同治任丁而針切云

治任謂治擔任之具彊其丈切暴蒲木切皜音杲駃舌丁音決又古役切鳴駃丁云毛詩作鶪古役切大古之大音泰閔丁音祕清淨之宮謂姜嫄之廟膺擊丁本作應云柴古訓應訓當此注訓擊蓋以當對是擊敵之義故轉訓耳懲丈丁癈切賈音嫁下皆同倍蓰丁音師云從竹下徙開元禮文字音義曰倍謂半倍而益之又音灑山綺切史記作倍灑徐廣曰一作五倍曰蓰子比之比丁音鼻次比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神農務本教以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淳樸者有爲神農者許行至願受一廛而爲氓者神農炎帝氏也許行南蠻之人也姓許名行也自楚蠻之地往至滕國至門而言告於文公曰我是遠方楚蠻之人聞滕君行仁政於此我今所以來至心願受一廛居之以爲之氓也氓野人之稱已說在公孫丑篇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言文公乃與許行之居而處之其許行之徒弟有數十人皆

衣短褐叩椓織屨席以供其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至願為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與其弟辛二人皆陳良徒弟也言陳良徒弟陳相與其弟辛背負其耒耜而從宋國往滕國而向滕君曰我聞知君行聖人之政事是為聖人者也今願為聖人之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言陳相至滕乃見許行而大悅樂之遂盡棄去陳良之儒學而就學於許行之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至惡得賢言陳相後見孟子乃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為賢君者也雖然未聞至道也古之賢君乃與民同耕而食饔飧而兼治政事朝食曰饔夕曰飧令也滕君乃取財稅而有倉廩府庫之富則是厲病其民以自奉養也安得謂之賢君乎倉廩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廩倉有屋曰廩孟子問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為許行是自種而後食也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又問許子必自織布然後衣著乎曰否許子衣褐陳相答之許子不自紡

織其布爲衣以其即著枲布也許子冠乎孟子問許子
戴冠乎曰冠陳相答之許子戴冠也曰奚冠孟子又問
許子戴何冠曰冠素陳相答之許子冠以素爲之爾素
帛也曰自織之與孟子又問許子以素爲冠其自織之
與曰否以粟易之陳相答之許子不自織爲冠以粟更
易之而已曰許子奚爲不自織孟子又問許子何爲而
不自織爲之乎曰害於耕陳相答之以謂許子不自織
爲之也以其自織有妨害於耕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
鐵耕乎孟子又問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犂用之
耕否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爲許子用之也自爲之與孟
子又問許子是自爲釜甑炊食鐵犂耕乎曰否以粟易
之陳相答以爲許子之不自爲也以粟更易之而已以
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至何許子之不憚煩孟子又
復問以許子將粟更易械器者不以厲病於陶冶陶冶
亦以器更易之以粟豈爲病厲其農夫哉陶作瓦器之
匠也冶鑄金之匠也且許子何不自爲之陶冶止皆取

其宮室之中而用之乎何爲更紛紛然交易於百工與何許子之不畏其煩故以此欲排之陳相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陳相又荅之以謂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之也所以用交易而用之耳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之與孟子又排之如是則爲國君治天下獨可自耕且又爲政事以治天下與陳相及此無以應荅故孟子一向自言而排之乃曰有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國君行敎化也有小人之事小人之事即農工商也且以一人之身而用百工之所作爲備具如必皆用自爲然後方行用之也此則驅率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又一說云如此是驅率天下之人如道路之人但泛視而不知上下貴賤耳以其許行陳相皆欲君民竝耕不知有上下貴賤相待故以此說據下文意義相通堪以此說爲上所以云羸困之路者但趙注之說耳詳而推之羸困之路不若此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至天下之通義也者此下文之如此也言天下之人有但或勞

其力但或勞其心者勞其心所以制政教而治天下之人耳勞其力所以見治於上人而已見治於上之人者竭力治公田以奉養上之人也治天下之人者以其爵祿皆出民之賦稅故食於人而已言此是天下通義人所常行者也上之人君爲言也下之人民爲言也以此推之則上下貴賤有所相待耳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至舉舜而敷治焉孟子又言當古之唐堯盛帝之時天下猶尚未平泰以其大水横流逆其勢汎汎濫濁徧於天下草木由是暢茂繁實禽獸又由此而繁息而生殖焉五穀黍稷稻麥菽於是不豐登禽獸亦偪害於人猛獸之迹交馳於中國之道堯帝乃獨自憂懼之以其有傷害於人民故舉用虞舜而廣治之廣治其水土也舜使益掌火至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又至使契爲司徒止於亦不用於耕耳言舜因堯帝舉用乃使伯益爲掌火之官益視山澤草木煩盛乃烈山澤而焚燒之禽獸於是懼而逃匿遠竄而不敢出乃使禹疏通九河又

瀹治濟漯之水而流注歸海又開決汝漢之水而排壅淮泗二水而同流注歸之江九河在東北案爾雅云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湖蘇六曰簡七曰潔八曰鉤盤九曰鬲津是也江九江也案潯陽地記有云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提江七曰廪江八曰源江九曰畎江是也然後中國之地人方可耕藝而食也當此之時大禹八年在外治水土經三次過家門而不得入其家雖欲於時耕作之其可得乎又使后稷棄教天下民稼穡種樹藝殖五穀五穀既豐熟而天下人民於是得養育其生稼穡者説文云種曰稼斂曰穡也人民於是有養生之道飽食而煖衣逸樂居處而無以教之則近類於禽獸以其不知高下也聖人有憂懼其民如此舜又使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使天下之人知父子有親親親慈孝君臣有尊畀之義夫婦有交别長幼有等叙朋友有忠信又言放勳有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民之有勤勞於事者有以償其勞故曰勞之因其民之來歸者有以償其來故曰來之民之既能直其心故以正其直爲之匡故曰匡之民之或曲其心故以正其曲爲之直故曰直之輔之如車輔使民有所安於業故曰輔之翼之如羽翼使民有所進於道故曰翼之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所以欲使其自得悅樂之而已矣民既自得而悅樂之於是又從加之恩惠而振德之振德即恩惠耳言聖人之憂於天下之民如此尚何暇以耕爲乎又言堯以不得舜而舉用使敷治焉則爲己之憂舜既得堯舉而用之如舜復不得皐陶禹爲輔則亦爲己之憂今夫以百畝之難耕恐爲己所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謂之仁以言其以己之財物布與人者是謂恩惠也以己之有善而以教諸人謂其心之忠也中心之謂忠爲天下求得其人而治天下者是謂其仁者也愛人之謂仁所以爲天下求得其人

不過愛天下之人故如是也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孟子言如此故以天下傳與其人尚以爲易也爲天下得其人而治天下者猶以爲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至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又引孔子有云大哉堯帝之爲君也惟上天之爲大而不可尚惟堯帝又能則法上天而行之故蕩蕩然其德之大而民無有能指名之者亦若上天之蕩蕩其覆燾之德人亦不能指名而窮極之故也德於堯如此其大故孔子所以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巍巍乎其功德之大如此而天下之事未嘗自與及焉無他以其急於得人而輔之耳所以但無爲而享之故不必自與及焉然則堯帝舜帝之治天下豈爲無所用其心哉以其但急用心於得賢亦且不用於躬耕耳孟子所以言至於此者蓋欲排許子於陳相欲以滕君與民竝耕而食故演之以此也是所以闢之之云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至亦爲不善變

矣者此蓋孟子又欲以此而譏陳相學於許行者也言我聞用中夏之禮義而變化於蠻夷之人未聞以蠻夷之道而變化於中夏也且陳良自楚國而生也悅樂其周公仲尼之大道乃自楚之南而往北求學於中國蓋中國以楚地觀之則中國在北之地故也北方之學者未能有人或先之陳良彼陳良所謂豪傑過人之士者也子之兄弟以師事數十年矣至師死而遂背去其所學而學於許行故以此而譏之言往日孔子喪沒至於三年之外其門人有治擔任而將歸室者乃至子貢之所入揖於子貢相嚮西而哭乃至悲不成聲然後歸之室復感發子貢追思孔子又反至築室於孔子冢上之壇獨居又至三年然後方辭冢室而歸處又及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三人以有若之貌狀似孔子聖人三人遂欲以往日所事孔子之禮旦夕奉事有子至勉强曾子同以此事之曾子乃曰不可言江漢以濯之則至清而不可汙秋陽以曝之則至明而不可掩其孔子如此江

漢秋陽皜皜然清潔明白不可得而尚耳故不可以有若比之而以事孔子之禮事之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孔子之事至三年之久而門人尚歸與子貢相嚮而哭乃至悲而不成聲又感子貢復築室於冢上而追思之以至子張子游子夏欲慰其心思乃強曾子同以往日事孔子之禮而事之有若曾子尚不忍以有若加於孔子而今子之兄弟但自師死之未久遂便以背去之而欲以許行爲師而就學之何忍之如是邪故以此非之然前文所謂用夏變夷即陳良北學中國以周公仲尼之道爲悅是又孟子明言之也豈見如許行陳相兄弟用蠻夷之事而欲變於滕國也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至爲不善變矣孟子言今也許行乃南蠻鴃舌之惡如於鳥者也所行皆非先王之正道而子之兄弟皆背去其已之師陳良而以學許行是亦有異於曾子不忍以有若加孔子矣我聞出自幽谷之內而遷登于高大之木者未聞有下

高大之木而遷入于幽谷之內者也又魯頌閟宮之篇有曰戎狄之人不善周公於是膺擊之荊舒之人亦不善周公於是懲誡之然則戎狄之人周公方且膺擊之令以南蠻之人反悅其道而以學之亦為不善變更者矣蓋戎狄荊舒皆南蠻之地也然周公一則膺擊之一則但懲誡之是何邪夫以戎狄之地遠荊舒之地近以遠者有所膺擊則近者自然從而治也故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矣此孟子所以又執此而非之陳相兄弟學於許行為不善更變其師者焉從許子之道則市價相若者此乃陳相之言從許行之道為美之之意於孟子也言今從許行之道而行之則市中物價貴賤則一而不二也國中亦無姦偽欺詐雖使五尺之童子往市中亦莫有人或敢欺瞞之也以其布與絹帛長短則同其價例則相若不異麻縷絲絮四者輕重又同而價例亦相若而更無高低五穀斗量多寡亦則同而價例亦相若腳屨大小亦同而價則相若凡此是皆市無二價也故

以此言於孟子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至惡能治國家此孟子又從而排之也言夫萬物之不齊等是物有貴賤好惡之情也然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其不同之有如此而子今以爲比皆同之而無二價是使天下交爭而亂之也大屨與小屨同其價則人必爲之小屨而賣之而大屨豈爲之哉言凡屨之大小則其他物之貴賤不言而可知矣今從許行之道者是相率而作詐僞者也又安能治國家焉此孟子至終而闢之以此也注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正義曰案皇甫謐曰易稱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是爲炎帝班固云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注褐馬衣至粗布衣也○正義曰案說文云編枲襪也一曰短衣也又曰袍也馬被衣也注古火正○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顓頊氏之子曰犂爲祝融是爲大正故也注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正義曰案孔傳云辛

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啓禹之子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注放勳堯名也○正義曰案徐廣云放勳號陶唐也孔安國云堯能放上世之功化也注埸孔子冢上祭祀壇埸○正義曰案史記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注魯頌閟宮之篇○正義曰此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荆與羣舒是

其解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注夷之治墨家之道者

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注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注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之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注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

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注我聞夷子爲墨道者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已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以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者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注之夷子名也言儒家者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此何

謂乎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厚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注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故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救之耳夷子必似此一之未盡達人情者也故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

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注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已親等是爲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注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傍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之棄於壑也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注嘬相共食之也顙額

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爲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爲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虆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亦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注孟子言是以爲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音義徐辟之辟音壁又音闢道不見之見音現注不見同匍音蒲匐蒲北切蠅蚋姑張音汭云諸本或作蝁誤也丁

云蟵未詳所出或以蟵與蚢同謂蜉蚢也音由又一說云蟵姑即螻姑也啜楚恠切說文云飲歠也泚七禮切睨音詣虆丁力追切土籠也或作蔂梩里知切土轝也籠臿堯洽切鍬也憮音武䟽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互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而受命也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姓名也徐辟孟子之弟子也言治墨家之道者夷之因孟子弟子徐辟而見孟子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正病且待病之瘥愈我以往而見之也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夷子聞孟子以爲尚病故不來見至於他日復往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見夷子復來求見遂不得已先言於徐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欲不見則不得直己之道而正之儒家先王之正道則泯而不見我且見而直己之道而正彼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至是以所賤事親也此孟子以此告徐子是其

直己之道而正夷子也以其夷子既以厚葬其親而尚治其墨家之道故不知以此厚其親是儒家之正道而已孟子所以反覆直而正之乃因徐子而告之曰我聞夷子治墨家之道者也夫墨者治喪不厚但以薄之是爲其道也夷子思以墨道以變易天下之化豈以薄其喪而不貴之者也然而夷子葬其父母以厚爲之則是以墨家所賤者而事父母之親喪也以其墨家賤厚而貴薄也徐子以告夷子徐子因孟子此言以告之夷子也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至施由親始此又夷子以言於徐子而以墨道爲是也乃曰儒者之道有云古之人治民若保安赤子者是言何謂之乎之則以爲恩愛之道無有差等之異也但施行恩愛之道當自父母之親爲始耳我所以厚葬其親何爲獨非以墨道也之夷子自稱己之名也徐子又以夷子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至亦必有道矣孟子又言今夷子以爲愛無差等是夷子信以

爲人親愛其兄之子爲若親愛其鄰家之赤子乎然彼夷子蓋亦有所取而云耳故亦不足怪也彼夷子必謂孺子有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故云愛無差等又以古之人若保赤子爲言也蓋其赤子匍匐將入於井非赤子之罪惡也但以赤子未有知人故不忍見焉故救之耳今夷子必以此况之而遂以爲愛無差等如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同是則親兄之子必亦待將入井然後救之矣是夷子未達人情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皆使其由一本而出矣今夷子以他人之親猶已之親同是爲有二本也又安知先王制禮而稱人之情以爲之厚薄施於父子者不以同於兄弟行於同宗者不以行於鄰族也蓋上世於太古未制禮之時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之死則擡舉而委棄於路傍坑壑之中他日子過之於此見其狐狸野獸食之蠅蚋飛蟲且共嘬食其子之額泚泚然出汗故眦睨而不敢詳視夫子所以有泚泚然之汗於額而出者非爲他人而

慙也故如是而汗泚泚然而出於額也以其中心有所不忍其親之如是故自中心之所痛遂達而之於面目所以有泚泚然之汗出於額也蓋不忍之如是乃歸取虆梩籠臿取土而遮掩之誠是其不忍其親之道也是則孝子仁人之心而掩其親亦必有道耳孟子所以言此者蓋非墨家薄葬爲非而以厚葬爲是故以直其正道矣意以謂太古未制禮之時子有不忍其親爲獸蟲所食尚知掩之之道況今之世先王所制定其禮而可蔽之墨家道而薄葬爲是而以厚葬爲非邪夷子既以能厚其親而尚不知以墨家之所薄爲非所以執此而直之使正耳徐子以告夷子至命之矣者徐子又因孟子此言而告於夷子夷子乃憮然而覺悟其己之罪故頃然爲間曰我今受孟子之教命而不敢逆矣

孟子注疏卷五下

孟子注疏卷五下考證

有爲神農之言章許子奚爲不自織節注許子何爲不自織素乎○監本脱何爲不三字今從閣本增入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臣邦綏按禹貢惟漢水發源嶓冢入江汝水則源出天息山泗水源出陪尾山皆入於淮淮自入海孟子云注之江者朱子謂記者誤也

注排壅也○臣宗楷按元儒吳氏曰林少頴云禹時

江淮未通故揚州貢道必由江入海然後達於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江淮始通孟子第指所通之水以為禹跡雖江北淮南地高于水實秖掘一横溝兩端築堤壅水于中以行舟耳黃震曰記云兩端築堤令瓜儀淮安灞是

從許子之道節注長短謂丈尺○長短監本訛大小今改正

疏有小人之事小人之事即農工商也○監本脫小

人之事四字今從上文增入

又疏排壅淮泗二水○排壅監本訛斟酌今改正

又疏四曰覆釜○爾雅水經注或作釜或作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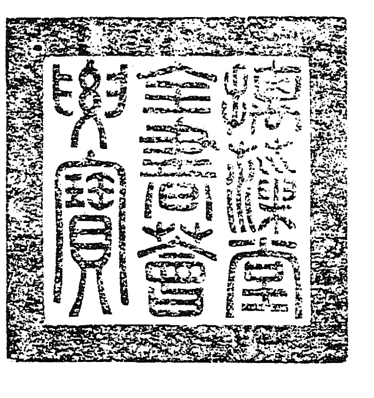
又疏六曰簡七曰潔○臣宗楷按爾雅六曰簡潔蔡沈從輿地記亦合爲一云其一即河之經流吳澄謂以水道考之南皮縣明有簡河未嘗合潔爲一且徒駭乃河之本道九者之外安得更有經流考方輿紀要云簡亦在渤海潔與簡相近

又疏二曰蚌江○蚌監本誤碎今從潯陽地記改正

墨者夷之章徐子以告夷子節注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相殊二字一本作親疎

疏故自中心之所痛遂達而之於面目○監本痛字下衍恨字又脫遂達二字今從閣本增删

孟子注疏卷五下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子誠